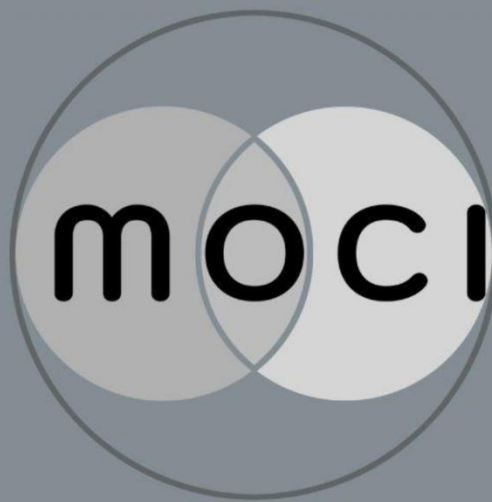


沙漠中



詹姆斯·玛呼 著 | 故事2：第1集

Z.SI.GP 译

www.mocilife.cn

MOCI.life

《沙漠中》

故事 2: 第 1 集

詹姆斯.玛呼 著于 2023 年

所有艺术作品均出自詹姆斯.玛呼

译者 Z.SI.GP & Nie

英文站: MOCI.life

中文站: mocilife.cn

英文站: JamesMahu.com

中文站: JamesMahu.com.com

英文站: SovereignIntegral.org

中文站: SovereignIntegral.cn

英文站: WingMakers.com

中文站之一: WingMakers.com.cn

免费有声读物

英文版请访问 MOCI.life

中文版请访问 mocilife.cn

英文版:1.0

译文版: 1.4

版权所有:知识共享



知识共享 BY-NC-ND: 本许可容许使用者在保证著作权归属作者前提下，基于非商业目的且无篡改地以任何媒体及格式复制和分发该作品。

知识共享 BY-NC-ND 包括如下要素：

BY (署名) ：署名必须归于作者

NC (非商业用途) ：只允许本作品的非商业用途

ND (禁止演绎) ：不容许本作品的衍生品或改编

沙漠中

故事 2: 第 1 集

空气如此寂静，没有一丝风。阳光虽然热烈，却并不毒辣。沙漠是女人儿时最爱的目的地之一。从沙滩悬崖一路走来，纵然道路崎岖，好在路程不远。这个地方并没多少人知道，那些知道的人，因为担心迷途，也避而远之。这里流传着很多的故事，讲述着懵懂游客进入沙丘后如何地迷失了道路。

海滨漫步之后，沙漠带来了强烈的反差，一种极度的荒凉。女人知道一块绿洲被环抱在巨大如山的沙丘中。穿越这段距离不是容易的任务，这就劝退了除冒险家之外的所有人。

正拖着步子走下一座陡峭沙丘，女人听到了话语声，推测正是来自绿洲。听上去，那里正进行着一场友好的辩论。这也是她唯一能够确定的。下了沙丘，女人掸去斗篷上的沙子，走完最后一段路程，来到这些陌生人跟前，向潜在的款待者们鞠了一躬说道：“抱歉打扰，麻烦能给我些水吗？”

那是一名男子和两名女子，肤色黝黑，一看就是来自日照充足的地方。女人推测他们就来自沙漠深处，那是她的世界里，除了人类学家，无人敢冒险前往的地方。至少跟她相比，这几位都很年轻，也就 30 出头。她极不擅长推测年龄，尤其是成人的年龄。

其中一名女子走了过来，手里拎着的细脖羊皮水袋，约莫有成人张大的手那么大，拳头那么厚。访客接过水袋喝起来，干渴迅速得到缓解，然后，她将水袋递还回去。

“你可以多喝一些，这里有足够多的水。没人会冒险深入这些偏远地区。”

女子又将水袋递回给访客。“你的身体一定很棒，”女子目测着访客的身高，评论道。

“你是来自悬崖或者海边吗？”男子适时地加入了对话。

“我来自海边，”访客答道，又喝了跟刚才差不多的水量，再次递还了水袋。

“我的身体还不错，谢谢。也许稍后我还想再喝一些。”

“如果是从海边过来，你的身体确实很棒，大概都赶上我们了。”男子微笑着眨了眨眼。

“你们来自哪里？”访客问道。

“我们来自那儿的每一处地方，”男子指着身后的区域，正好跟大海反方向。

“我们就是你们口中的游牧者或游手好闲者，游荡于沙漠中，无法被恒常和安定满足。”

访客微微眯起眼睛。“你是从哪儿学会这么优雅地说话的？”

“啊，”另一个女子说道，“我们的教育源自我们的父母，他们有位远房亲戚，曾去过你们的几所大学。这位亲戚刚好是我们最优秀的逻辑学家。以前，你们大学的一位人类学家拜访过我们，一来二去，他就为我们这位亲戚提供了一个教育机会。在我们族人的巨大激励下，她接受了，并且，她学到了她认为重要的每一件事。然后返回到我们族人中来教导我们。”

“你们有书籍？”访客的问话里带着某种程度的惊讶。

“不，我们知道的每一件事都是经由口述的传统。”这名女子答道。

“换句话说，”男子道，“我们喜欢不停地聊天。”

笑声随着这评论而升起。“来吧，加入我们，我们有葡萄、面包、羊奶，如果你愿意，我们甚至还有红酒。”

访客坐到柔软的沙地上，环伺的棕榈树提供了最为需要的阴凉。偶尔地，一只小蜥蜴飞快穿梭过沙地。爬行的节奏如此迅疾，在沙漠的绝对寂静中，出人意外地大声。

“你是哪里人，为什么会来这里？”男子问道。“如果这么直接没太冒犯你的话。”

“我不会因直率而不快。”女人静静地答道。“我来自一个你们从未听说过的地方。那个镇子如此偏远、如此之小，甚至没被标注在地图上。至于我为什么来这里，我倾听着自己的渴望，并跟随了它。”

“你以前就来过这里？”

“是的，”访客点了点头。“两次。”

“多久以前呢？”女子问道。

访客细细打量着这几位款待者。“在你们出生之前。”

“哈……”男子轻轻点了点头。“这么说，你的记忆力就像你的身体状况一样令人印象深刻。这样保持住的话，等我们聊完后，我将向你致以最高敬意。”他微笑着靠坐到一棵棕榈树下。

“如果距离上次如此之久了，你是如何找到这里的呢？”

“我精确地知道，从悬崖步梯第一阶，直至来到这里一共需要多少步。还是个孩子时，我就数过了。我不仅记得步数，还记得每一步的方向。如果数到某个数字时发现方向错了，我就会折返回去。今天没有风，所以我推断，如果需要，我能顺着来时的足迹原路返回安全的地方。”

“可没有带水，你还是在冒险。”

“我知道。不过，走到某个位置时，我听到了你们的声音，于是就停止了数

数，因为我知道自己走对了方向。”

“好吧，很高兴你能加入我们的对话。”三人齐齐点起了头。访客则微笑着，点头作为回应。

“在你到来之前，我们正在讨论时空的真实性。对此，你的观点是什么？”男子问道。

访客点了点头。“观点嘛，我无限供应，知识嘛，就没那么多了。”

“那么，就告诉我们你的观点。时空究竟存不存在？”

“似乎你们已经得出了结论，它要么存在，要么不存在，但事实上，我相信两者皆是。”

其中一位女子耸了耸肩。“为什么会有东西能够同时存在又不存在？”

“之所以会这样，是因为我们生活且运作于全部的时空中。时空作为大自然的表达，并非一个时间加上一个空间。大自然，就其本质而言，是全部维度的时空。它存在于每一个层级、每一个粒子，它存在于全体中。大自然即是全体。我们则是大自然的一部分。”她抓起一些沙子，任其流过指间。“不仅仅是这个沙漠，这些棕榈树，甚至这个行星也是。大自然即是每一个事物，每一个地方，每一个时间。”女人停顿了下，抬头看向三人的脸，发现他们全都注视着自己。“大自然还包括了谁呢？”

其中一个女子指着自己的胸口。“我们……人类……”

“我们是无限的存在，编织着我们的道路去遍布于时空中，采取了一系列顺序的身体和暂存身份。在我们的旅程及旅程学习中，时空是唯一的恒常之物。如果说它是幻觉，并不实存，那么‘时空是存在的’这个所谓幻觉就是完美的，而任何完美之物都必定实存，因而，它绝非幻觉。”

“嗯，你的头脑无疑地提振了我们的对话。”男子评论道。

“不过，时空并非根本性实相。”访客继续道。“还存在着一个包罗性的、发展性的、原始性的、超自然的实相，它是所有黑洞背后的黑洞。它是时空的源头，就类似于我们作为源头创造出了二元性。在二元性的世界里，对立面则基于‘分裂’被创造了出来。”

“人类又怎么变得持有这种视角，而完全不同于了大自然的其他部分？”女子问道“我们如何成为了‘分裂’的创造者？”

“只有特定的大脑和神经系统才能容纳下这种‘分裂’能力，从而在时空内分裂于‘整体’之外，并且还能真正地去沉思这种‘分裂’。‘分裂于整体的同时又存在为整体本身’，对于这种复杂性的一种无限理解等待着被发现。大自然的其余所有部分都觉察到了这种‘分裂’，但却缺乏生物学工具来沉思这种‘分裂’的完全形态。”

“人类的这项独有‘职责’，目的又是什么？”男子问道。

女人转向他，指着天空，说道。“在这个行星上，我们是大自然唯一的眼睛，能够去探索这件事，出自这样的探索，我们跨接起了各个世界。作为大自然的一部分，我们将大自然连接到了它的整体性。在时空中，哪里存在着生命，哪里就存在一种可能性：一部分生命会进化成足以胜任的实存体，去成为各个新世界的探勘者，并在勘探过程中，成为跨接向大自然的某个更大部分的桥梁。”

“仅此而已？”其中一个女子带着迷茫的语气问道。“我们来到这里，只是为了互联上其他行星的生命形态？”

访客缓缓摇了摇头。“不，我告诉你的只是我的观点，就只是我对于我们全体之目的的看法。但对我们而言，身为主权体，我们各自拥有完全独有和彼此不

同的目的。举例而言，身为人类，你们生活在沙漠中，穿行于绿洲与严酷环境之间，这就是一个目的。你们拥有一个目的，而我认为，那是无关于星系间的同志关系。”

“好吧，我不能代表我的优秀同伴，但我会告诉你，我觉得这辈子都没过一丁点想法，认为我的目的是成为大使，去联络其他行星的生命。”

“为什么没有呢？”访客问道。

“我猜是因为这没有可能。没有太空船降落在我们沙漠周边，”男子笑道。

“至于说其他地方。”他将头斜向访客的方向“你是在建议我们去守候他们吗？”

“我是在建议，我们需要理解，自己是大自然这个整体的一部分。这还只谈到了外在的大自然，还存在着一个内在的大自然，正是出自内在大自然，外在大自然才得以被表达出来。这种关系是分形化的，是彻底无限的，并且，只有在一种理解了‘个体、众体、全体意识’的‘爱’里面，这种关系才能得到解答。这就是我所建议的。”

出现了长时间的停顿，充盈了整个空间的静默里，满是富饶的思想。

一个女子调整了一下姿势。“我们的科学家说过，量子世界是奇异的。既是波又是粒子。猫既死了又活着。仅仅是去测量某物，某物就会以某种方式发生改变。”她叹了口气。“这一切有意义吗？我认为这不仅仅制造出了‘分裂’，进而二元性，我们还制造出了混乱。”她似乎在设法微笑，可这尝试却显得有些尴尬。

“大自然始终在扩张，”访客说道。“甚至我们的宇宙，也扩张得如此之快，我们甚至从未看到它的全貌，无论我们的望远镜多么强大。大自然是我们无法彻底理解的‘智能’。它存在于‘不可知’的状态，所有的事物都在这种状态中到

来和离去。大自然不仅仅是森林、动物或鱼类，它是全体生命。这就是大自然。作为大自然一部分的我们，启动了遍及整个时空的互联。我们就是大自然的‘线’，将大自然编织在一起，将一个行星编织于另一个行星，一个物种编织于另一个物种，一个星系编织于另一个星系，一个宇宙编织于另一个宇宙。”

“如此宏大的计划，”男子庄严地说道。“然而此地的我们，就如同蜥蜴，坐在沙漠的沙子上。我们要如何去探索你谈到的这些？”

“哦，我们会的，”访客带着绝对的确信说道。“但首先，我们需要接待作为探索先行者的存在们的来访。他们会设法理解我们，评估我们，从而确定我们何时会准备好成为他们的合作伙伴，而非敌对者。”

“你说的一切都有一定道理，可我们在这里的时间如此短暂，你说的又跟们任何人有什么关系？你是在暗示，我们的某个未来版本会跟我们的星系邻居握手，对吗？”

访客舔了下干燥的嘴唇，深吸了一口气。“这是大自然的宏大计划。时空是唯一真实的变量。唯一的问题就是，我们物种的哪一个世代会加入这种直接坦诚的、集体性合作为主的伙伴关系。而答案永远就包含在特定及*非特定*的时空中。一种可能性被散布进了那一代人类中，就像复活节彩蛋被隐藏在隐秘中。”

“那我们如何才能去信任某个种族呢，如果他们与我们如此不同，而且据推测还更为先进？”

“这是一个漫长的进程，”访客答道。“大自然启动该进程，是通过运作整个时间轴，其规模在我们看来会是行星级的。一旦某个足够胜任的生物系统就位，大自然就会启动该进程。大自然知道怎么做。‘发生的时间’则被卷绕在时空内，这个过程如此巧妙，对‘全体’而言它都是未知的，直到它来临的前一刻，都没

有谁会知道它。”

“你是在暗示它无法被预言？”男子问道。

访客点了点头，但闭上双眼，保持着沉默。

其中一位女子前倾身子说道。“我们部落里有个女人能看到未来。也许她能——”

访客举起一只手。“正如我解释过的，这是无法被看到的。关于这个时刻，大自然甚至没对它自己揭示。”

“……嗯……”三人几乎同步地齐声道。

远处突然爆发出一阵喷鼻声。“是我们的骆驼，”男子挥了挥手说道。“它们在阴凉处休息。‘琥珀’大概又开始做梦了。她总是在做梦时打喷嚏。”

两个女子咯咯笑起来，刚刚谈到预言者的那个女子突然转回严肃。“你是谁？”

“我告诉过你们了。我来自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地方，如果要去寻找，你会发现它毫无特征。”

“让我借用你的话，你从哪里学会这样说话的？”女子问道。

“这样？”

“你似乎知道更深的实相。你是如何达成这种理解的？你在哪儿学到的？”

访客停顿了一下，思索着这些问题。“很久以前，我就决定，我将是自己的老师。所以，我并未去任何地方学习，除了这儿。”她指着自已说道。“因为这个原因，正如开始就告诉你们的，我有无限的观点可以供给，它们始终在变形和扭曲成新的形态，让我几乎无法抓住。”

“可你说的……有……有道理啊。”

“也许吧，但它们只是些原理，一旦原理被理解，生命——大自然——就能逐渐揭示出它自己，一点点的，又一点的，再一点的。至少对我来说，它就是这样运作的。”

“但你是从哪儿学到的这些原理？”

“每一个生命。”

“比如谁？”

“千真万确地是每一个经过我道路的生命。每一个都教给我了这些原理。我甚至无法说出哪一个带来了更大的影响，因为他们共同地教导了我，我不知道这一位会在哪儿停下，另一位会从哪儿开始。”

“.....嗯.....” 三人再次齐声道，几乎完全同步。

“这样，如果你先前说的是真的，那就是整个大自然在教导你，” 这个女子评论道。“这是真的吗？”

“是的。谢谢你的这个说法。”

这个女子看上去突然陷入了迷茫，尽管依然保持着微笑。

男子也突然有些坐立不安，站起身来，好像不知道该去哪里。他拿起另一只水袋，得有访客喝的那只的两倍大，先是自己喝了口，然后递向访客。“还有谁想喝点酒吗？相当甘冽。”

三个女人都摇了摇头。

男子又喝了一大口，时间比第一口更长，然后走回了棕榈树的阴凉处。“大自然存在于每个地方、每个时间，这样的概念.....嗯.....好吧.....非常不寻常。我从未被教导过，蚂蚁或鲸鱼是大自然的一部分，更别说我们自己了。大自然是一个舞台，是草地、树木、沙子、水、土地，为生命提供生存之道的每个事物，可

你却在暗示，大自然是……是全体。”

男子轻轻摇晃起身体，陷入了沉思。女人们只是观望着。终于，他举起了一只手，食指指向天空。“我猜我想说的是，即便我们曾经全都混合于大自然里，我们也早已全部脱离出了大自然。大自然是‘全体’的培养基，也是舞台。这就是你要表达的，对吗？”

访客点了点头。“我就是这个意思。”

“你知道了这些，只是因为你掌握了一些原理，你从生命中的每一个存在那里学到的——大自然教导给你的原理。要么你拥有非常宽容的天性，要么你无法分辨老师和无知混蛋——这就是我的看法……”

访客微笑道。“我察觉到了，经过我道路的人，有很多是无知混蛋，正如你称呼的那样，但是，这只是一个名字。如果你消解掉名字，如果你真正看向他们的背后，他们都是老师。有时老师会踩下刹车，有时又会踩下油门。有时他们会将我们推入愤怒、沮丧和恐惧。有时则会牵引我们去走向爱、友善和慈悲。不管怎样，他们都是老师。”

“所以，大自然不仅是舞台和培养基，还是老师？”

访客再次点了点头。

男子反而摇起头来。“那么告诉我，朋友，大自然不是什么？”

访客欲言又止，示意自己想喝点水，接过递来的水袋，迅速喝了一口，手握住水袋说道。“大自然是所有这些，但我们正好有一个身份，是大自然所不是的。”

“那是……？”男子咯咯笑道。

“我们是主权体。”

“这又到底意味着什么？”

“这意味着我们拥有一个融合性身份，融合了身为主权体的‘我’独有的‘在所有生命期的所有当下里体验到的所有事物’。并且，这些体验的持有者仅仅是‘我’。甚至大自然也无法拥有它。这是‘我’独有的。而且，我的最核心的这个面向，主权体，它完全地理解这些体验，因为‘我’观察过它们，经历过它们，从它们中学习过，并表达过它们。”

“在时空中就没有其他事物也这么做吗？”其中一位女子问道，“甚至大自然？”

“没有，甚至大自然都没有。如果有的话，我们就没有了存在的理由。我们会被简单地淹没进大自然，”女人转向男子说道，“就像你说的，被混合其中。”

“那我们跟大自然就不再是一体的了？”男子问道。

“在你的思维方式中，总是‘非此即彼’，但实际上，我们两者兼是。我们既是主权体，主权独立于大自然，又是积分态，积分整合于大自然。我们是‘个体、众体、全体意识’的一部分，而大自然的全部显化物也是该意识的一部分。在各个时空领域，我们被赋予了主权性，这样一来，大自然就能够扩张，并在扩张中维持时空内的‘互联’。”

“只是时空内吗？那么时空外面或时空范畴之外呢？”

“我们与那个领域最亲密的接触，是通过想象力、逻辑、数学、直觉感和艺术。穿过这些门，你就能找到通向‘不可知’的门，但你无法作为‘主权体’跨过门槛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‘不可知’这个‘房间’永远存在于‘未知’这个‘房间’的后面。无论我们旅行多远，只要还是主权体，我们都始终处于时空内。而大自然，作为

最原始的培养基，永远存在于‘不可知’的‘积分态’中。”

“那么，一个人究竟要如何成为‘主权性积分态’，如果‘积分态’对我们主权体而言永远是‘不可知’的？”男子的语调中透出一丝沮丧。

访客因这问题微笑道。“现在你已经找到答案了。”

“找到了什么？”男子条件反射地回应道。

“必定存在一种道路，移行于这2种个别化状态之间，”访客解释道，“同时感觉着这2者，并且会变得如此娴熟，让我们得以学会同时存在于两个状态中。”

“一个人要怎么做到呢？”

“或许我知道自己该怎么做，但我不知道你该怎么做。”

“那么，每个人都不同？”男子问道。

“每个人都不同。”女人点了点头。

其中一位女子清了清嗓子。“每个主权体都会靠自己找到这个点吗……最终？”

访客将水袋递给这名女子。“时空是无限的，它是大自然的舞台。体验该舞台的主权体也是无限的。我们来自无限，也会回归无限。这就是‘我们之所是’的身份。我们每一个，无论我们是什么或是谁。*我们都是这个！*而‘这个’，目前是‘未知的’。所以，我们要么选择全力投入‘这个’的方向，要么抵抗‘这个’并全力投入‘分裂’、二元性和迷茫。”

“你并未回答我的问题……”

“哦，我以为我回答了。”访客低落地说道。“让我尝试下这么说，我们不清楚‘自己知道得多么地少’或者说‘我们究竟知道多少’。我们无知于‘自己

的知识状况’。你同意这一点吗？”

“随着交谈的深入，我越发确信这件事，”女子讪讪地笑道。

“如果我们是无知的，那么最好的选择是什么？”访客问道。

女子摇摇头，耸了耸肩。

“经由一个最好的框架来观察生命，”访客说道。“如果迷失在沙漠中，你会怎么做？”

女子耸了耸肩。“只要开动脑筋，我们就会知道，我们周围的一切，沙丘、风向、太阳、星星、植被，每个事物都在指引我们前进的方向。我们不会迷失，除非一场猛烈的风暴改变了沙漠。”

“如果这真地发生了呢，”访客问道，“纯理念讨论，你又需要什么来寻找方向？”

女子短暂地思考着，大家期待地看着她。“我猜，纯理念的话，我猜，我希望被带往高空，俯视沙漠。从这个视角，我能够识别一些东西来告知我方位。”

“高空，”访客声音变得非常地遥远。“我们的主权体就是这个部分——在高空的部分。事实上，我们的最高点就是主权体。要找出方位，我们需要经由想象力、直觉、和逻辑，来记起我们是一个主权体。我们需要运用我们内在的这三个镜头，因为它们正是我们‘无限性’身份的搭档。

“‘主权体最终将达成这种体认吗？’，你提出的这个问题引入了时空的概念。好吧，在一个无限的时空，使用“最终”这个词是无可避免的。这就是我们在理解‘主权体’时的问题之一。我们将‘空间’和‘时间’等同于地球和单个生命期，因为那跟我们是高度相关的。即便是思考‘宇宙’和‘十万年’这样的

‘空间’和‘时间’，我们仍然只捕捉到了主权体体验的一个无限小的部分，而

积分态的‘无限性’甚至比主权体更大。”访客闪过了一丝笑，如同一枚转瞬即逝的‘虚粒子’。

她停了下来，观察着款待者们，评估着他们对这条推理线的兴趣。“我们是大自然的一名代理者，代为持有着时空内多重的意识和生命期。‘多重’的具体数量是不可知的，每个生命期采取的形式也是不可知的。因此，我们没有方法来理解‘我们是什么’。然而，大自然之所以以这种方式塑造我们，是因为最终我们将体认到‘我们是什么’。而如果不是因为时空的缘故，我们即刻就会知道这一点。”

其中一位女子伸出手，示意想要酒袋，男子愉快地递了过去。女子喝了一大口，长长地呼出一口气，说道。“所以，我们就被迫活在绵绵不绝的无限生命期，仅仅是为了理解，我们既是大自然的代理人，又被积分整合于大自然？这岂不就像那个神话，被神诅咒的男人，不断将石头推上山顶，可石头又总是在抵达山顶时滚落回山脚？一遍又一遍地重复。

“至少在宗教里，只要过上有道德的生活，你还能离开痛苦、羞辱、恐惧、愤怒、疼痛，你还能把所有这些可怕的情绪留在身后的地球，享受天堂的果实。你还能生活在永远的美丽和快乐中。如果我们是主权体，规模上是无限的，但却永远待在时空中，一生又一生，那么我们就注定是在重复着生命。”

“啊，”访客点头道，“但你在假定，你一遍又一遍都是地球上的人类。这是错误的假设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你是无限的，你化身进了无限数量的生命期。所有生命期都有着不同的化身、不同的时空、不同的物种，等等。根本不存在重复。比如说，我们现在

这个物质身体由 10^{27} 个原子组成，我们的单个生命期有 85 亿个当下。

（假设）其中一个原子就是主权体，其中一个当下就是一个生命期，而每个当下的其余所有原子则代表着你在这个生命期的体验。最终，我们学会了让这个原子——主权体——发光并照亮其余的原子。

“一个主权体所体验的当下的数量对于任何仪器或数学过程而言都是‘不可知的’。这些当下，共同地构成了主权性积分态的体验。我们的存在就是学习着来到某个当下，在这个当下，学习抵达一个体认的顶点，体认到我们既是大自然的代理人，同时又是大自然的一部分……而其他每一个存在也都是如此。”

男子清了清嗓子，示意女子将酒袋递回去。“如果科学、数学、哲学和宗教都无法去窥探帷幕之后，去看清大自然到底是什么，那又何必给予我们那些微小的实例，让我们看到、感觉到或是想象出某种超越我们之外的东西？当独自待在沙漠时，我千真万确听到过这种声音。”

“‘主权体’这个词”访客说道：“并不仅仅是灵魂或意识的另一个称呼。它压根不是一个名字，也不是数字或代码的丛集。它始终存在于人类创造的概念之后和之外。我们经由‘人类性’创造的每个事物，都完全不同于‘个体、众体、全体意识’以及‘主权性积分态体验’。你此刻的生命，就像一个小小的圆圈，经由单单一个原子，交叠上了一个无限的球体。然而，正是这种交叠为我们提供了‘主权体’世界的一瞥。

‘主权体’的世界，在通过文学、信念、艺术、科学和数学，将你牵引向它。这些由人类创造的结构并不会揭示出‘主权体’。它们揭示出的是灵魂、意识、头脑、心脏或身体，这些都被揭示了出来。‘主权体’则等待着你将一枚‘原子’带往那交叠处。一旦一枚原子被带到‘主权体’等候的地方，它就会开始揭示出

它自己，不经由人类的构造物，也不经由那些‘我们是谁或可能是谁’的用心良苦的描绘。”

“所以，我们听到的、感觉到的、祈祷向的、追寻着的就是‘主权体’？这就是你的意思吗，我的朋友？”一道阳光突然找到了男子，让他眯起了眼睛。

“取决于你。那并非绝对的。并没有提偶大师在我们头顶，俯身编排这一切。对全体生命而言，这都是一趟自由意志的旅程，不受拘禁且独立完成。对于未以个体身份来直接校准于全体的生命，自由意志则是‘众体’修改过的概念。群体修改了‘自由意志’，以确保这个概念能吸引人类完成社会化，去传播知识和理解。

“这就是行星层级的意识的运作方式，行星层级的意识是大自然的一种本地化的浓缩表达，其自我进化的方式是：探索宇宙，重新团聚于其他行星及其上物种，互相帮助解决问题，建立伙伴性的社会文化，并扩大探索。

“然而，要实现这一点，我们需要拥有一个可能的选项……一种可能性：人类物种能够集体性地看到这种未来状态；并从骨子里感觉到它。”访客深吸了一口气，闭上眼睛，屏息了几秒，缓缓地吐出，几乎毫无声息，但在宁静的沙漠中，有时候，甚至心跳也能被听到。

“‘主权体’完全知晓‘个体、众体、全体意识’，并将这种知识共享给了它广布的生命期。这种知识只会出自‘主权体’，它的传递，无法经由纸张或任何尺寸的屏幕，也无法经由我的、或你的嘴。这是‘主权体’共享给自己的各个化身的，出自‘主权体’的这种知识是不受禁锢的，它是一个野生的鲜活物，就存在于不受干扰的纯净呼吸中，就存在于心脏的跳动里，就存在于独自完成的活动。它会变成我们的一个可能的未来，但首先，我们必须亲自经历它。

“这无关乎意志、计划或目的。这单纯只是‘主权体’在将‘自由’传递给一个生命形态，就经由该生命形态与主权体的交叠点。”

“那么，‘主权体’有善良与邪恶之分吗？”其中一位女子问道。

“它们没有二元性，”访客说。

“那么，是谁创造了它们？它们的创造者是善还是恶？”

访客摇起了头，但是，一个微笑，如同高大物体的影子，慢慢地浮现出来。

“除开由我们创造的那些之外，再也不存在其他二元性了，我的朋友。对于‘不可知’，哪怕是对于‘未知’，又怎么可能以善恶标准来衡量。”访客缓缓站起身。“我会去见见你们的骆驼。我很久没见过骆驼了，我依然记得，它们对陌生人总是充满了好奇。”

“它们在那座沙丘后面。”男子指着说道，“琥珀、灰尘和影子。我猜你应该能分辨出它们谁是谁。”男子微笑着，可他的思绪看上去却栖息于某个遥远的行星。

访客停下片刻，向三位款待者微微鞠了一躬。“谢谢你们的盛情款待。很荣幸认识你们。”

“你应该跟我们同行。”其中一位女子说道，“我们正要前往的那个绿洲在我们族人中间非常有名，我们相信它拥有魔力。”

“我不相信魔力。”访客回答道，“我相信的是大自然。”

“在这整个对话过程中，我都认为你持有泛心论的观点，现在你证实了。”

“好吧，别把你的信任置于那里。”访客说道，“我并非泛心论者。他们相信，大自然是上帝的身体，上帝是大自然的心智。但我相信，集体心智并非大自然，它只是大自然的另一个面向。就像我不会认为你的鼻子是你，我也不认为集

体心智就是大自然。大自然即是化身进时空中的‘个体、众体、全体意识’。泛心论则信仰着‘一体’，就仿佛大自然仅仅只是一个集体心智。

“大自然远远超出了这个；无论如何，它无法被定义。”

“我明白了，但它确实有关联。”

“当我跟我的‘主权体’独处时，他给予我的教导，是只针对我的。这些教导仅仅是给予我的，至于它们又如何联系上其他信念、定理、假说、想象性的艺术尝试，这些也只是被留给我来界定的。”

那名女子站了起来。“但是，一些人的观点是，一切都是大自然，甚至上帝也包含在内。你相信大自然是上帝吗？或者，这说法只是语义学层面的？”

“我相信，一个‘智能’能够构想出大自然，然后耐心地容许大自然去展开、演化、存在；并且，这个智能还将自己的智能投影进了时空中，去归拢它自己，如同一个超级慢动作的反向爆炸。这个智能是全部实相的实相，如此之浩瀚……它成为了陈放大自然的‘容器’，我没名字来称呼它。然而，这就是我所相信的。它并非语义学的问题。没有一个名称可以称呼这个能量性的、包罗性的智能……也许最接近的称呼就是‘爱’。”

“为什么你的信念会指向一个未知之物？”那个女子问道，“一个直到刚才我都从未思考过的事物？我是说……它如此抽象，我根本无从理解。又怎么能指望我相信这个？”

“谁在指望你这样做？”访客回应道。

“上帝啊……那个隐藏在大自然背后的智能。它指望我相信它，可它却是不可见的，隐藏在我的实相背后，还是以某种我的头脑无法理解的抽象方式。那么，它又怎么能指望我相信它啊？”

女子的语调中满是痛苦，访客停下来，共情地点着头，接纳了这种情绪的存在。“你假设存在着一种期望。可也许压根就没有什么期望。也许不信仰它时，你的生活会更好。有些人想要这个，有些人则并不想要。”

“但是，如果你相信了这个智能，又会发生什么变化呢？它会改变你的生活吗？”

“如果相信了这个包裹起全部生命表达的智能，你就能理解，‘积分态’是你的一部分，你也是‘积分态’的一部分。这一点适用于全体生命。如果你早已相信了这件事，那么这个信念并不会改变什么。如果你之前并不相信，这个信念则会改变你的生命。”

“但是，这个智能，尽管它.....积分整合于全体生命，却始终出离于我们之外，就仿佛它生活在一个平行实相中。我又如何去接触它、跟它交谈、跟随它学习呢？”这个女子前了一步，伸着脑袋，似乎在强调她非常感兴趣访客会说些什么。

“尽管这个‘终极实相’如此抽象，但并不意味着我们无法以想象力和逻辑来探究它。我们实相的某个独一无二的区域能够交叠上这个‘终极实相’。我们是它的一部分，即便交叠的只有一个原子，即便交叠极其罕见且转瞬即逝，我们仍然能够相信它。即便我们继续拒绝它流向外部世界，但在我们心脏和头脑的某个地方，我们依然相信它，我们始终相信着它。”

访客的声音变成了低语。“这种相信即是存在于我们世界中的‘积分态’——主权体对于积分态的信念，通过我们的‘人类性’而表达出来。”

“所以，你的意思是，‘积分态’只能被相信，它无法在我们的世界中被证实。为什么我们就不能比‘相信’更进一步呢？”

访客轻笑道。“每个人都想扯下‘实相’的覆盖层，揭露出它只是一串数字、一个矩阵、一个模拟。某种虚幻之物。一个闪耀的幻象，幻象背后的这个大巫师，进化进程如此浩瀚，以至于被称为了一千个名字。”她停顿了下，深吸了一口气。

“然而，我们真正在试图揭示的却是‘积分态’的世界。这个智能创造出了大自然，接着又将它自己释放进了所有的时空中。而我们微不足道的人类却想要拉开帷幕，以人类感官去看到它，以人类大脑去认识它，仅仅是因为，我们渴望比‘相信’更进一步。”

“我们全都想要证据.....某种能够相信的坚实之物。”

“啊，可是你却相信这个现实，不是吗？”

“.....大部分时间吧.....”

“而你相信它唯一的理由，是因为出生以来，你就体验着它。对你而言，它是熟悉的。对于‘主权体’和‘积分态’，你却不熟悉，尤其无法在它们真实的环境中去熟悉它们。你无法去往它们生活其中，并在其中拥有了其‘存在性’的那个地方。对你来说，它们就像存在于大海中央。因此，你才认为，只有它们来到这里——这个世界——并展示出它们自己，你才能相信它们。”

“是的，如果能亲眼看到它们，我就会相信它们。”

“如果一位科学家向你展示了关于‘主权体’和‘积分态’的基于数学的证据，你会相信它们吗？”

女子摇了摇头。“不，我不懂数学。”

“那么，如果一本书解释了什么是‘主权体’和‘积分态’呢？”

“那只是文字而已。不，我不会相信它，或许会有一点相信，但我不会坚信。”

“如果你做了一个梦，遇见了‘主权体’，并体验到了‘积分态’呢？”

“不，我不会相信一个梦。它们太转瞬即逝，我知道是自己创造了它们。”

“一个视象呢？”

“不！”女子重重摇起了头。“必须得它们亲自现身！你不会明白的，因为显然，你体验过它们。”

访客叹了口气。“所以，对你而言，关于证据的解决方案就是你的眼脑系统。这么说正确吧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那就去寻找它吧，并保持耐心。”访客提议道。“保持足够的耐心。”

“这就完了？”女子问道。“没有过程、方法、技术；没有法典、仪式或典礼？每一个人都有着属于自己的方式，一种方式并不适用于全体……或者说并不适用于任意数量的多样性？”

访客举起两根手指。“甚至不存在第二个方式，”她微微露齿笑道。“除了大自然创造出并演化着的这个舞台之外，还会存在什么过程呢？我们一出生就登上了这个舞台，然后经由时空穿行于舞台上。我们决定着心脏和头脑内的信念。对于化身进任何物种的每一个生命而言，这都是精确的道路和过程。无论如何，正如你指出的，当以开放的头脑来看待时，舞台、时空和单个生命期就会具有更为细微的差别。”

“如果我们想要理解这种细微差别呢……？”女子问道。“而除了属于我们自己的道路，并不真地存在其他的路……我们又如何找到这些……或者说上哪儿去找出这些细微的理解呢。你已经找到了，你能解释下我如何才能找到吗？”

“啊……我看出你的问题了。”

“什么问题？”

“你把我的话理解成了，我知道一些你不知道的事。我要说的是，我可能知道一些你不知道的观点。我所说的没有什么是事实，因为我不知道什么是事实、虚构、幻象、真理、谎言。在我看来，也没有人知道。‘不可知’正是由此得名的。‘未知’也是如此。然而，我拥有逻辑、想象力和直觉感受力，我能运用这些来绘制航线，去航行过大自然为我准备的舞台。你也可以，任何人都可以。”

访客对这女子笑了笑，再次向款待者们鞠了一躬。“我去问候下你们的骆驼，然后继续上路。谢谢你们。”她将一只手抚在胸前，然后向着款待者们挥出一道弧线。款待者们也跟她告别，但随即就坚定地断言，她应该跟他们同行。他们拥有足够的食物和水。他们部落中的其他人也会想要与她谈谈。而且，他们会亲自确保她找到回家的安全道路。

“我会问问骆驼的意见。”说完这句话，访客就转身走开了。

两位女子坐到了男子旁边。其中一位女子注视着走向骆驼的访客。“几乎都快到了。”女子轻声说道。“我们需要说服她。她必须见见西塔拉。”

看着访客消失在小沙丘后面，男子随即转回身来。“问问骆驼？”他微笑着说道。“她跟我们是一类人，但显然地，我们并不打算强行带她走，所以你又打算如何说服她呢？”

“我现在就去找她，解释一下，西塔拉是我们的老师，我们想介绍她们认识。我们相信她会发现，她们的对话会非常有趣……”

“然后呢？”男子问道。

“嗯，我的意思是……我可以给她一些金子。”

“放在你的后裤袋里，不要超过合理的数目。”另一位女子说道。“你应该现在就去，她可能不会回来了，而且，显然你跟她拥有某种连接。”看到对方准

备起身离去，这个女子抓住了她的胳膊。“告诉她，我们全都会支持她，而不仅仅是你。好吗？”

“我会的。”女子说着匆忙走开，小跑向骆驼的方向。爬上沙丘顶，她看到访客正在跟骆驼交谈，就仿佛她们是老朋友一样。而访客也注意到了她，并拍了拍身旁的沙地。

女子慢下脚步，漫不经心地走到访客旁边坐下，一起注视着骆驼们那浅棕色脑袋上的三对大大的黑眼睛。骆驼们巧妙地摆动着脖子，如同猫摆动着尾巴，但它们的眼睛却始终注视着同样的对象。

女子迅速瞥了一眼访客，试图阅读她的心境。“你会跟我们同行吗？我们达成了一致意见，希望你能跟我们一起走。”

“去哪儿呢？”

“我们想带你去见见我们老师。她曾离开我们的部落去往你们的世界，去理解一些我们缺失的东西，然后又将这些新信息带回了我们的部落。”

“她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西塔拉。”

“啊，星辰……”

“什么？”女子问道。

“她的名字，意思是星辰。她并非这儿周边的人，”访客微笑起来，但在阳光下，看上去更像脸上的褶皱。

女子转向访客。“在我们为这趟冒险之旅作准备时，她向我们提了个要求：如果遇到比她拥有更多智慧的人，我们应该竭尽全力将其带回去见她，或者带她来见这人。这是我们唯一的协议。西塔拉已经远离了我们的部落，不是身体层面，

而是指，她理解了一些我们不理解的东西。所以，她无人可以交谈，也无人可以学习。”

“她可以学习的。不是去习得知识，而是习得‘临在性’。她可以去感知事物的临在性，而当‘个体、众体、全体意识’的临在性出现时，会表现为言语、形象、感觉、语调、行为，等等。西塔拉想要看到是：她并非孤立的；她的临在性也存在于他人那里，和‘个体、众体、全体意识’一样发达，一样强大、一样忠诚。这就是她想要的。”

访客叹了口气，然后缓缓转向这位女子。“我们全都是这样的。我会跟你们同行。”

然后又转向骆驼，指向‘影子’说道。“他提议，由他来驮我们两个。”

女子咯咯笑道。“好吧，他是最强壮的，而且很喜欢向身边的两个朋友炫耀。”

访客精神焕发地站起身来，伸手拉起女子，大步离开，返回营地去商讨西塔拉之旅的时间安排。

